



三江月
——
虚构

责编徐杰 审读刘云祥
2025年10月30日 星期四



向西

(小小说)

□陆萍萍/文 王国海/摄

老王退休后仍紧握方向盘，黑色越野车的里程数噌噌往上蹿。可惜，副驾位置总空着。

妻子林慧性子静，退休后喜欢守着阳台花草与满柜书。

老王外出的清晨，林慧六点便轻手轻脚起身，借晨光端着温牛奶来到阳台。她与刚绽出半朵的月季问声好，提壶给绿萝浇水，用软布擦多肉叶片，动作轻得怕吵醒它们。

忙完后，她换上米白针织居家服，化个淡妆，眉眼间漾着柔光。进厨房泡杯菊花茶，看着干硬的菊花，在玻璃杯中像是被唤醒了生机，站立、舒展，嫩黄花蕊轻轻晃动，茶汤渐成琥珀色，水汽裹着清香漫过鼻尖。

她重回窗边藤椅上，翻开昨夜未读完的书，阳光映出她发间银白与嘴角浅笑，时光在茶香、墨香里淌成诗。

看着看着，原本清晰的铅字像浸了水的墨，渐渐晕成模糊影子，她按按太阳穴，将落在书页的花瓣夹进去：“委屈你，帮我记着页数。”

没有老王在身边，没有琐事打扰，她总那样坐着，看书、赏花、喝茶，连呼吸都轻缓，整个世界仿佛只有书页翻动的轻响，和自己心里慢慢流淌的安宁。

近来，林慧整理衣柜的时间明显多了许多。她把老王换季衣裤晾晒后按颜色挂在显眼处，自己的则叠进抽屉。

老王外出一周回来，眉飞色舞讲旅途插曲，眼里闪着星光，嘴里总挂着藏不住的笑意，末了笑着挠挠头，眼里满是渴求：“下次一起去？”

“那去西藏吧。”

听到林慧的回复，老王愣了，反复确认后，搓着手在客厅踱步，连夜翻小红书圈定十来个景点。

出发前一周，林慧浇花时突然剧烈咳嗽，接着“咚”地摔在阳台地上。120警笛声划破清晨，诊断书

像冰块砸得老王发颤——“脑瘤晚期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期。”医生说，剩下的日子好好陪她。老王在走廊长椅坐至夕阳西下，烟蒂堆了一地，才踉跄进病房。

林慧醒着，眼神平静得像没起风的湖：“我知道自己的病。”她拉过老王布满薄茧、发凉僵硬的手，“去年体检复查确诊的，没敢告诉你。现在踏实了，我们一起去西藏吧。”老王喉咙像堵了棉花，说不出一个字，攥紧妻子的手不愿松开。

一整天，夫妻俩一字没提治疗。

晚上，老王回家收拾行李。打开衣柜，一溜成套的衣服刺得他心疼，内层抽屉挂着钥匙，两张银行卡贴着写有密码的便笺。他扶着柜门，任泪水肆意流淌。

老王把林慧的厚外套、止痛药，还有那盆开得正艳的月季塞进后备箱。第二天，他推着轮椅上的林慧，走到越野车旁打开副驾驶门：“走，老婆，出发。”

一路向西，车沿318线进入神奇的雪域高原。林慧靠在副驾，醒时看经幡与牦牛，眼睛亮得像藏区的星；睡时呼吸轻得像羽毛。老王开得极慢，遇好风景就停下，等她醒后，扶她下车坐在路边听风穿山谷。

到了然乌湖，一湖碧水映着万年雪山，经幡轻扬。林慧也来了精神，自己走了几步依在老王怀里，说：“老王，比电视上还美。”老王帮她拢紧围巾，他知道，妻子的时间不多，只想让这最后一程慢些、再慢些，把最蓝的天、最白的云刻进两人最后的时光。

老王握着方向盘，眼神坚定。他要带着妻子，走完这趟旅程，把最蓝的天、最白的云，都刻进他们最后的时光里。副驾上，林慧抱着月季睡得安稳，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身上。

越野车继续往前，朝着拉萨的方向。

失联

(小小说)

□邓海波

红娘小陈听完林薇的诉说，颇感意外与惊愕，此刻也是一头雾水，没了头绪。正思量办法，林薇却按捺不住，指尖无意识地抠着包带，精致妆容下藏着掩不住的焦虑：“姐，徐明到底怎么回事啊？”三天了，那个生日当天把她宠成公主、此前还秒回消息的男人，突然失联了。

上个月的相亲局堪称完美。徐明高大帅气，笑起来有浅浅梨涡，还带点腼腆；林薇着米白色连衣裙，淡妆衬得气质温婉。他俩隔着咖啡杯对视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满意。当天便约了夜场电影，散场后吃烧烤、品美味、聊爱好，连晚风都带着甜意，不知不觉已宵月西沉。

那之后的一个月，林薇像浸在蜜里。徐明记得她不吃香菜，会提前叮嘱餐厅；知道她爱拍晚霞，下班再晚也绕路陪她去江边；甚至她随口提的某牌子口红，转天就被他送到公司楼下。生日那天，鲜花、蛋糕、礼物更是一样不少，徐明举着相机追在她身后调角度，引得路人侧目，林薇尝到被捧在手心的宠溺。

“姐，他到底怎么了？”林薇带着哭腔，像被雨打湿的羽毛。小陈见多了相亲场上的来去匆匆，却少见这样开局即高潮的——上周还收到她发来的合照，徐明正替她拢头发，她笑眼弯弯，配文“遇到对的人”。

小陈用免提拨打徐明的电话，铃声响了三声才被接起，他声音里藏着疲惫：“姐，是我。”

“小徐，你跟小薇怎么了？”小陈尽量放柔语气。
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：“姐，你问问她，那天在‘梧桐巷’餐厅，她通电话跟谁发那么大脾气？”

停顿一秒，他补充道：“还有，上周六看电影，她买了几杯奶茶？还有……”徐明顿住，“不说了吧。姐，谢谢你，也帮我谢谢林薇，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。”

这两句提问像两枚探针，瞬间勾起了林薇的回想——

那天在“梧桐巷”，徐明正帮她倒水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接起时笑意还在，下一秒却皱眉吼道：“说了不爱吃！你做的菜我根本没动！”声音刺破静谧，邻桌都看过来。她更不耐烦：“别瞎操心，烦不烦！”挂了电话，她撞见徐明的错愕：“谁啊？你这么凶？”“我妈就是事多。”她轻描淡写，没注意到徐明端茶杯的手顿了顿，指尖蜷起，眼底闪过失落。

一周前的电影之约，则是她记忆里的最后一块拼图。那天徐明提前到影院，订了情侣座，还买了两杯可乐、爆米花等双人套餐。快开场时，林薇来电说在买奶茶，十分钟到。

等她叼着吸管、手捧一杯奶茶跑来时，徐明没说话，只往旁边挪了挪。林薇这才看见座位旁的双人套餐，还有她爱吃的草莓干。徐明看着她手里孤零零的一杯奶茶，脸上最后一点笑意也淡了。

变化或许是从那时开始的？林薇似乎把拼图对齐了：那天以后，徐明回消息越来越慢，直到失联。她瞬间清醒了些：餐厅里的失态或许让他动了念，而这场电影之约，大概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击，原来那些她习以为常的细节，早已在徐明心里埋下了失望的种子。

窗外下起了雨，眼泪砸在包带上。林薇也许明白了，徐明的离开并不是意外，在她对母亲恶语相向、两人约会只买一杯奶茶之前，恋情已有了裂痕——她想起每次都是徐明订餐厅、找话题；徐明说胃不好，她没放在心上；徐明感冒，她只说“多喝热水”。那些细节此刻被串成线，那些被她视作理所当然的付出，早已在徐明心里积成冰。

杯壁上的水珠顺着杯身流下，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湿痕，像极了这段看似完美，却早已在细节里凉透的感情，失联也非突然杯倒水洒，只是徐明提前看见了未来。

